

◇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风从大别山脚下的东淠河上吹过来,云朵悠悠,大有“四面云屏一带天”之境。远眺诸峰层层叠叠铺开,让人想起朱彝尊的句子“青蛾低映越山看”。山如眉眼,草木如睫毛,泉流岩中,皆自然宫商;日移松下,尽天籁琴瑟。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看我亦如是。

东淠河。淠,显然是一个生僻词。有生僻字的地名,多半历史悠久,此河亦然。这是一条与古芍陂相连的河流,也是淮河的支流,江淮的舞台上,在皖西南抖了个激灵,就有了东淠河。深秋的淠河水淙淙流淌,遇见河底的石块,则翻出雪白的水花。深秋河水较之其余三季,似乎多了纯净,滤尽了沉渣,有了曹操笔下的“衮雪”之态。当然,曹操所说的衮雪是褒河,愚以为用在此处亦然。

河边,有几棵硕大的乌桕树,乌桕子已然成熟,这些乌桕的果实呈黑褐色,与河水里雪白的水花相映成趣,有着黑白分明的美。有鸟,站在树上啄掉一颗乌桕果子,咔嚓一声,咔嚓在吾乡念作“不渡”(音),瞬间让人觉得有了禅意。乌桕子跌入水中,旋即,一团黑隐入雪白。乌桕果子太重了,河流不渡它,只得与鹅卵石为伍。有童话说,夜晚的繁星到了白天,就化作了凡尘的乌桕子,它们换一种形态打量人间。这话,让我望着一树乌桕子凝神半天方才移步。

河水微凉,有鱼,顶水而上,水花之上再泛水花,白上加白。

我们是乘船,追随鱼群一路抵达东淠河一端的佛子岭水库。船舷犁开淙淙银白,水中竟然让人看出了贵

好竹数竿依碧水

气。站在船上看周遭群山,苍苍翠微横,倒是看不出有深秋的样子。甲板上,若非凉风朝人的袖子和裤管里钻,你是断然感知不到季节的。

水澄澈得像婴孩的眸子,在山的怀抱里,一潭静谧。像是睡着了,而我们乘坐的船只无疑是搅扰了一潭清梦。

岸边,有浣衣的女子,用黝黑的皂荚,垫在石块上,用小棒槌在敲打衣服,在山中,他们住的还是古色古香的房子,矮矮地隐入竹园和群山之间,原始却有归依感。

有鸱鸢在水库上方盘旋,仰头一望,它们翅羽漆黑如墨,伸展开了,让人想起《逍遥游》里的大鹏。鸱鸢的洞穴,多选在峭壁上的空洞里,当地人说是鸱鸢的祖先用鸟喙啄开了这些石块,我倒宁愿相信是天然形成的,峭壁孔洞成了鸱鸢的恩典。站着船上看峭壁,也许是阳光和流水的缘故,峭壁上的石头也是白的,在阳光下,俨然落了雪。

淠河,古名“白沙河”。白,成了它的颜色禀赋。河边有竹,大如椽,小若笔管,皆在风里窸窣窸窣,淪淪翳翳之间,自是好风致。这里号称“竹乡”,走进深山,满目竹海,让人禁不住摘了一枚竹叶嚼在嘴里,吹一支竹笛,确切说是竹哨子。单纯的口哨多有轻佻之感,竹哨子则多了几许清幽。竹哨子有古乐器笙箫的腔调,凄厉悠远,能够把近处的鸱鸢和

远山之外的鸟鸣引得此起彼伏。

好竹在静亦在舞。风乍起,竹林随风起伏,让人想起李安的武侠片,人踩着竹浪,在万顷碧绿的上方挥刀执剑相向,弹跳之间,竹浪如舞。

站在船上看竹子,竹在水中噙着,水在竹中流淌着,不知谁在谁中,谁包裹谁。

山中人伐竹建造了一座凉亭,可供人在亭中饮茶发呆观景。天渐凉时,就把竹帘子内包上一层棉,六面垂下来,帘子的中央也要放上透明的塑料,一方面用来阻隔即将到来的凌厉的山风,另一方面不冷落亭外好风景。

竹林与竹林之间,有空地,就有房屋,大大小小的房屋,这里一座,那里一座,并不相连,没有比邻而居的好邻居,唯有炊烟袅袅升起时,炊烟在竹林的上方交汇在一处,两户人家才算有了“交往”。

山水阻隔,这一片山水的竹子青碧如新,那一片山水的竹子可能已经有些泛黄。让人想起大别山的命名来历。提及大别山,名字来源于诗仙李太白,他曾在登临此山后如此感慨:“山之南山花烂漫,山之北白雪皑皑,此山大别山于他山也!”

绿竹最宜远看,万顷细浪腾涌,在山上倒悬,或可称之为“流泻”。竹根,盘踞在石缝之间,立根原在破岩中,抓石如锁,真是好毅力。竹根之下,溪壑萦回,潺潺缓缓,看得人心生细腻温婉。

入了夜,月光大好,月辉之下的竹林,绿玉杖一般,翡翠翡翠,流水声、竹叶声、鸟鸣声,宛如天籁。

夏至

娘的宝,替娘闲,解娘馋。”

按家乡习俗,夏至必吃凉面。奶奶个子矮小,踩着小脚擀面,身子跟着节奏轻轻晃动。面要和得稍硬,擀得薄如蝉翼,切得宽窄均匀,下锅煮三到五分钟,捞进刚打回的井水里拔凉。调汤时,黄瓜擦丝,加醋、酱油、西红柿酱,再兑入凉开水,最后把泽蒙花用沸胡油炆香,浇在面上,一碗鲜香劲道、清热解暑的凉面就成了。母亲刚生产,不能吃凉,奶奶便单独为她煮了荷包蛋面,同样炆了泽蒙,温软暖心。

父亲锄草归来,走到我身旁轻叹:“天太早了,玉米苗都耷拉下脑袋。夏至进入伏天里,耕地赛过水浇园。黄河水还得些时日才到,若能下点雨就好了。”我与他对视,似能懂他的牵挂。母亲笑着说:“这女子是水命,定能引来雨水。”

午后两点,天色渐渐阴沉,半小时后淅淅沥沥下起雨,五点时已变成中雨。父亲喜滋滋地说:“真是福气女子,给咱来了雨,今晚就吃苦瓜饺子泻火。”他是擀皮高手,一次能擀四个皮。奶奶将苦瓜剥碎加盐沥去苦水,与炒好的鸡蛋拌匀,加香油、姜粉调味。哥姐们怕苦,却也强忍着吃十来个,再偷偷去凉房啃干馍片。

我生得讨喜,遗传了父亲的高个子、高鼻梁、大眼睛,又有母亲的白皙肌肤和纤细双手,村里人都叫我“画儿娃娃”。大哥把我提在布包里,在乡间路上奔跑,我只露出脑袋,笑得咯咯作响;四岁时,他教我写软笔字,我最先会写的是“毛主席万岁”,还歪歪扭扭

画些画,哥哥说我将来能当画家。

满月时,旗里干部云阿姨来家里,说想用一辆飞鸽自行车换我,她有四个儿子,唯独没有女儿,还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娃娃。父亲坚决拒绝了。此后多年,她仍常来看我,带些糖果、江米条,反复恳求,父亲始终未松口。那时的父亲或许没想过,他能陪我不过十几年。父亲病重时,情况稍好,便带我去梁外老家,他的两个妹妹还住在那里,三十余年未见,姑姑一眼就认出了我。我们在姑姑家住了半个月,回到家中,父亲的病情却日渐严重。他看着我落泪,喃喃道:“把你送云阿姨家就好了,过城里生活,学画画。我走了,你可怎么办?”

我懂事后,基本跟着父亲生活。姥爷姥姥年老多病,母亲要去娘家照顾,父亲便常常把我扛在肩头,带我喂羊、铡草,去看打碗碗花开,看鸭子游水。冬天,他为我钉好冰车,在冰面上拉着我滑;夏天,他把裤子浸湿,扎紧裤管和腰口,吹成“救生圈”,教我游泳,我七岁便能漂浮在水面上。每餐饭,我的碗里总会有一块大大的瘦肉,是父亲动筷前特意夹进来的。我们一起听评书,我若是睡着了,第二天他便一字不差讲给我听,爱读书的习惯,大抵是从那时养成的。

和我相伴十八年父亲便永远离开了。父亲去世一年后,我梦见他归来,说所在的地方人人友爱,日子很好,让我安心备考。他说:“鸡叫了,我得回去了,不然天亮了就回不去了。”话音落,我惊醒,窗外真的传来鸡叫声,天蒙蒙亮。自此,想起父亲,心中不再只有隐痛,更多的是安心与温暖。我深信人有轮回,常祈求上苍,若有来世,还做他的小棉袄,在他的港湾里,停泊很久很久。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

红柳花开细叶青,忽闻屋内婴啼声。东边日出高一竿,王家娇女降人间。

夏至,天亮得早,六点多,朝阳便洒在院外的红柳丛上。粉白细碎的花穗缀在凤尾般的绿叶间,风一吹,簌簌作响。红柳是故乡最寻常的树,房前屋后、路旁渠边随处可见,一年四季都把村庄衬得像幅活生生的画。

1958年大移民时,我们家从塔拉沟迁到沙日召苏木,这片土地上就长满了红柳。乡亲们伐柳拓荒、盖房留田,只把红柳护在院旁路旁。冬日里,村民砍取底部老枝当柴火,耐烧火力大;春日柳条变软,便割下来编筐打笆,来年又能长出新枝。母亲常常用红柳换回被面衣料,为我们缝新被、做新衣,所以全村人都打心底里疼惜这默默奉献的红柳。

清晨,母亲本要早起做饭,再趁凉下地给庄稼除虫。小日期麦子早已收完,田地正待犁好种白菜、蔓菁,玉米葵花也要除草,农家的日子从无清闲。可她刚穿好衣服,腰腹便剧痛袭来,不过半小时,我便软软地降生了,不哭不闹。父亲急忙叫来赤脚医生杨大夫,他捧着我笑:“八斤重的女娃,眉眼多周正,吃了多少好东西才长这么壮。”四十八岁的父亲,望着我眼里满是温情。直到医生在我屁股上轻拍两下,我才发出人生第一声啼哭,正式来到这世间。母亲那年四十二岁,我与大哥差了两轮,与父亲差了四轮,我的到来,圆满了这个家。

那时奶奶还在,裹着一双小脚,走路“登登”响。她立刻熬了谷米粥给母亲补身子。父亲下地去了,我安安静静睡在母亲身旁。后来我问母亲:“生这么多孩子累吗?”她总笑着说:“不累,生下你们娘就能歇了。娃娃就是